

季羨林  
散文全集

季羨林◎著



季羨林



季羨林



季羨林



散文全集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季羨林散文全集. 2 / 季羨林著.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639-4591-7

I. ①季… II. ①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8455号

## 季羨林散文全集

---

著 者: 季羨林

责任编辑: 闫 妍

封面设计:  闻人内文化传媒 · 书装设计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12千字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4591-7

定 价: 168.00元 (全四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 目 录

### 燕南集

序·····	3
忆日内瓦·····	6
歌唱塔什干·····	11
换了人间——北戴河杂感·····	20
处处花开夹竹桃·····	22
五色梅·····	24
战斗吧，非洲！·····	25
野 火·····	29
爽朗的笑声·····	32
春城忆广田·····	37
游天池·····	44
火焰山下·····	47
在敦煌·····	51
春色满寰中·····	64
登黄山记·····	66
西谛先生·····	80
游唐大招提寺·····	87
清华颂·····	91

德国学习生活回忆·····	93
下瀛洲·····	97
富春江上·····	100
《还乡十记》小记·····	105
临清县招待所——《还乡十记》之一·····	107
聊城师范学院——《还乡十记》之一·····	111
五样松抒情——《还乡十记》之一·····	115
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	119
赞西安·····	121
观秦兵马俑·····	123
德里风光·····	129
别稻香楼——怀念小泓·····	131
兰州颂·····	136
富春江边 瑶琳仙境·····	138
深圳掠影·····	143
星光的海洋·····	146
黎明前的北京·····	149
同声相求——参加印度蚁垤国际诗歌节有感·····	151
一座精美绝伦的汉白玉雕像——一个幻影·····	154
登蓬莱阁·····	156
海上世界·····	160

## 万泉集

自序·····	165
自序续·····	168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169

我和外国文学·····	174
槐 花·····	180
我的童年·····	182
日本人之心·····	189
诗仙堂·····	189
箱根·····	192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197
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204
游石钟山记·····	206
登庐山·····	208
尼泊尔随笔·····	211
飞越珠穆朗玛峰·····	211
加德满都的狗·····	212
乌鸦和鸽子·····	213
雾·····	215
神牛·····	218
游巴德冈故宫和哈奴曼多卡宫·····	220
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	222
游兽主 (Paéupati) 大庙·····	227
望雪山——游图利凯尔·····	229
在特里普文大学·····	232
别加德满都·····	234
1987 年元旦试笔·····	237
遥远的怀念·····	239
怀念西府海棠·····	245
怀念衍梁·····	249

法门寺·····	252
悼念曹老·····	256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259
重返哥廷根·····	263
梦萦未名湖·····	270
我与百花·····	274
悼念姜椿芳同志·····	276
回忆梁实秋先生·····	278
虎门炮台·····	281
北京忆旧·····	284
梦萦水木清华·····	287
晨 趣·····	290
悼念沈从文先生·····	292
室伏佑厚先生一家·····	296
寿寿彝·····	301
我爱北京·····	303
回忆雨僧先生·····	306
怀念丁声树同志·····	309
月是故乡明·····	310
忆念胡也频先生·····	312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316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319
神奇的丝瓜·····	324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327
八十述怀·····	332



# 燕南集



《燕南集》收录了《朗润集》出版后至1985年作者写的散文，有几篇是《朗润集》出版前写成却因故未能出版的，也补收在《燕南集》中，此外还在《季羨林散文集》的基础上补收了《忆日内瓦》和《同声相求》两篇文章。

## 序

出过《天竺心影》和《朗润集》两个散文集以后写的东西，有几篇已经刊印在香港出版的《季羨林选集》中。我曾经想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出一个集子，而且还给这一本始终并没有出来的集子想好了几个名字：首先是想叫《今昔集》，意思是把解放前写的东西——昔和最近几年写的东西——今，集拢在一起，形成一个集子，用今昔对照的方式，给人以启发，给自己竖立一面镜子；其次是想叫《胜春集》，我已经忘记了“胜春”这两个字的来源，反正觉得这两个字不错，可以名吾集；最后决定叫《燕南集》，意思是援用《朗润集》的先例，借用我原想搬去住的燕南园这个名字；虽然我始终没有搬过去，想搬也算是一段因缘，“燕南”这个名字我也颇为喜欢；即使集子没有出，这一段因缘似乎不应当抹掉，现在出这样一本散文集，就让原来想集在一起的文字还保留在一个整体内，保留在一个集子内，连名字也保留下来吧。

收在这一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的几篇是《朗润集》没有收的。其中之一是1979年在昆明写成的《春城忆广田》，是怀念我的老友李广田的，原来发表在云南出的《边疆文艺》上。我本来准备收在《朗润集》中的；可是不知道犯了什么忌讳，编辑没有取。我这个人有点牛劲：你不取，我偏要发表，而且尽可能广泛地发表，我首先就把这篇文章收入《季羨林选集》；现在又放在这一本《燕南集》里面，作为一个纪念。

其余的文章都是在1959年以后写的。其中有几篇是我在1982年回老家临清时酝酿写成的。我原想写成一本书，定名为《还乡十记》。但是，只写了几篇，就牵于杂事，搁笔不写。只把写成的几篇收在这里。至于其余的几《记》，今后能否写成，殊无把握。还有几篇文章，情况同《还乡十记》差不多，这就是《下瀛洲》、《游唐大招提寺》等几篇。这些都是我在1980年漫游

日本时写成的。当时记得自己也有一个想法，想写成一本《日本游记》之类的书。后来也格于他事，因循未能写成。这两本小册子，有朝一日，心血来潮，也许还会动笔写出来，——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就先不谈了。

所有这些文章，我并不全都喜欢。另一方面，我也并不全都不喜欢，正如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子女喜欢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那样。有个别的篇章，我原来不一定很喜欢。但是，它在无意中经历过一番坎坷，受过那么一点挫折，我反而对它有了偏爱，对它特别喜欢起来。我想举的例子就是《登黄山记》。1979年，我登上了黄山。山影雄奇巍峨，气象变化万千，迥非其他名山可比。五岳独尊的泰山，也只有南天门可称天险，相比之下，气象就显得单调平庸。“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确是实话。要想写这样一座名山，必须有相适应的文体，我常常想到，写游记一类的文章，应该根据游的对象而改变文体、利用文体来表现对象的特点。文体完全是形式，但形式如果能同思想感情的内容配合好，则更能起到相得益彰互相辉映的效果。文体决不能千篇一律。柳宗元描绘柳州景色的文章小巧玲珑，与柳州山水完全适应。而苏轼写《石钟山记》等文章，就没有用柳宗元的笔调。因为对象变了，文体、文章的格调也必须相应而变。这一点意思好像前人还没有明确说出来过，但是实践却正是这个样子。如果老是用一种文体和格调，则必然收不到好效果。姚鼐的《登泰山记》是一篇名文；但是我总觉得，它有点小家子气。原因是桐城派的文章格局太小；写点小玩意儿，文采颇有可观。一碰到泰山这样雄伟的对象，他们就束手无策。归有光是明代散文大家；但是他的文体同桐城派差不多，只适合写《项脊轩记》等一类的文字。写的对象都是十分细微的“身边琐事”。文字虽生动可喜，但是格局也细弱无力。用这种文字来写泰山、黄山，必然是不伦不类，甚至滑稽可笑。因此，我在写黄山时，有意利用文章的结构凝重、复杂、多层次、多重点，来描绘黄山的山重水复、奇峰时出的景象。可惜的是，大概是由于我的写作技巧不足以表达我的用意，一个杂志的编辑部就写信教导我说：写散文不能这样去写。我没有读过《散文入门》这一类的书，不知道散文的标准写法。但是，我却知道，如果认为散文只有一个固定的模子；

不按照这个模子去写，就算是离经叛道，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于是又来了牛劲。我在敬谨闻命之余，偏偏要偏爱《登黄山记》。我先把它收入香港出版的《选集》中，现在又收在这里，顺便还发一点牢骚。

我在上面曾谈到，《还乡十记》和《日本游记》都没有写完。不但成本的书是这样子，连一些单篇的文章也是这样子。在我的纸夹子里可以找到许多只写了一两页还没有写完的稿子，甚至一些只写了几句的稿子，好像是没有肚子的蜻蜓。这些都是我想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完的文章。将来是不是准备写完了呢？这实在很难说。我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有的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短到半小时，就可以写完；有的则拖上几年，甚至十几年才终于写成。眼前这些没有肚子的蜻蜓的命运怎样呢？它好像是掌握在我的手中，又好像是不是这样子。这个问题现在先不谈了。总而言之，收在这个集子的文章是颇为庞杂的。从整个来看，就好像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按道理，结成一个集子的时机好像是还没有来到。但是，既然现在要出一本散文集，也就只好把这些似乎是残缺不全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子。但愿我能够把上面没有完成的两个小集子完成，把那些没有写完的东西写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985年11月29日

## 忆日内瓦

姜林按：偶检旧稿，无意中发现了这一篇散文。我的眼立刻亮了起来，简直像是在陈年古旧的书中发现了一片几十年前夹进去的红叶。时光的流逝好像在上面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依然鲜艳照人。我既惊且喜，立即读了一遍。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文中所写的印象至今依然鲜明、生动。文中提到了美国大兵，迹近不敬。但是，当时他们确是如此。我留下了这一幅写照，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难道一点意义也没有吗？质之黄伟经同志，不知以为然否？

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一座世界名城上来。十几年前，我曾在那里住过。现在我的回忆的丝缕又不禁同这一座美妙绝伦的城市联系起来。

我首先回忆到的就是日内瓦美丽的风光。大家都知道，瑞士全国就是一个花团锦簇的大花园，到处都可以看到明媚秀丽的山光水色，美不胜收，令人目不暇接。到过那里的人，自然会亲眼观察，亲身经历。连没有到过那里的人也会从画片上领略一二，聊当卧游。在全世界范围内，瑞士之美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看来用不着我在这里浪费笔墨加以描绘了。

我只想谈一点我的观察，我的体会。在我们国家里，一提到山水之美，肯定说是“青山”“绿水”。这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因为这是我们从实际观察中得出来的结果。如果有人怀疑的话，有诗为证。用不着到处翻阅，仅就我记忆所及，就可以举出不少的例证来。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东郊》里有这样两句话：“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最全面的当然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

前。”你看，“青山”“绿水”这里全有了。如果还需要现在的例证的话，那就是毛主席的《送瘟神》。青和绿这两样颜色，确实能够概括中国山水之美。不管是阳朔，还是富春；不管是峨嵋，还是雁荡，莫不皆然。

然而，谈到瑞士的山水，我觉得，青和绿似乎就不够了。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瑞士风景画片。几乎在每一张画片上，除了青和绿之外，都还可以看到一种介于淡紫淡红淡黄之间的似浓又似淡的颜色。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印画片的人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但是，当我到了瑞士以后，我亲眼看到了这一种颜色，我的疑团顿消，只好承认它的存在了。在白皑皑的雪峰下面，在苍翠蓊郁的树林旁边，特别是在小湖的倒影中，有那么一层青中透紫的轻霭若隐若现地浮动在那里，比起纯粹的青和绿来，更是别有逸趣。如果有人想把这种颜色抓住，仔细加以分析研究，亲身走到山下林中去观察，那么他看到的只是树木山峰，“青霭入看无”，他什么也看不到的。

我不懂光学，我不知道这种颜色是怎样形成的。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对我来说，我看这也就够了。中国古代诗文描绘山水，除了上面说到的青和绿外，也有用紫色的。王勃的《滕王阁序》里就有“烟光凝而暮山紫”这样的句子。住在北京的人黄昏时分看西山，也会发现紫的颜色。但是，这只限于黄昏时分。而在瑞士却不是这样。一日之内，只要有太阳，就能看到这一团紫气，人们几乎一整天都能够欣赏这种神奇的景色。

我虽然谈的是整个瑞士，实际上也就是谈日内瓦。不过有一条：在日内瓦城内，这景色是看不到的。一旦走进附近的山林中，却可以充分地尽情地享受这种奇丽的景色。我之所以特别喜欢日内瓦，这也是原因之一。

其他原因是什么呢？恐怕首先就是莱茫湖。我住在那里的時候，每天都是很早就起来。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到莱茫湖边去散步。湖这样大，水这样深，而且又清澈见底，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确实是极罕见的。湖的对岸是高耸入云的雪峰，就是在夏天，上面的积雪也不融化，一片白皑皑的雪光压在这一点美丽的小城的上面，使人随时都想到“积雪浮云端”这样的诗句。而湖面的倒影，似乎比上面的对立面还更动人，比真实的东西还更真实，——白色显得更

白，红色显得更红，绿色显得更绿，——这一些颜色混合起来，在波平如镜的湖面上，绘上了一幅绚烂多彩的图画。

在湖边漫步的时候，几乎每次都能够看到一两只或者三四只白色的天鹅，像纯白的军舰一样，傲然在湖里游来游去。据老日内瓦说，这些鹅都是野鹅，它们并不住在日内瓦，它们的家离开日内瓦还有上百里的路程。每天它们都以惊人的速度从那里游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再游回去，天天如此。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新鲜的事。我立即想到欧洲的许多童话，白鹅在里面是主人公，它们变成太子或者公主，做出许多神奇的事情。我面对着这样如画的湖山，自己也像是走进一个童话的王国里去了。

日内瓦的好地方多得很。这里有列宁读过书的地方，有卢梭的纪念碑，有整齐宽敞的街道，有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楼房别墅，还有好客的瑞士人。这一切都是回忆的最好的资料。可惜我离开日内瓦时间已经太久了，到现在有点朦胧模糊。即使自己努力到记忆里去挖掘，有时候也只能挖出一些断片，联不成一个整体的东西了。

无论如何，日内瓦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妙的，我自己也常常高兴回忆它。就算是只能回忆到一些断片吧，它们仍然能带给我一些快乐。这一次又回忆到这一座中欧的名城，情形也不例外。

但是，事情也不全是美妙的。青山绿水，再加上那么一团紫气，确实是美丽动人：莱茫湖的白鹅也确实能引人遐想。可是在这一些美丽的东西之间，总还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十分如意的东西，很不调和地夹杂在里面，使我有骨鲠在喉之感。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有点困惑了。我左思右想，费了很大的力量，终于恍然大悟：这是美国大兵。

美国大兵同美丽的日内瓦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二次大战前后，美国统治者乘火打劫，又发了一笔横财，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都建立了军事基地。这就需要大量的士兵住在国外。美国人民并不甘心给华尔街的老板们到外国去卖命。老板们于是就想尽了办法，威胁利诱，金钱美人，能用的全用上了。效果仍然不大。他们异想天开，最后想到打瑞士的主意。他们规定下：谁要是在国

外服兵役多多少少年，就有权利到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来逛上一两周。

这办法大概发生了作用，当我到了瑞士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着美国军服，嘴里嚼着口香糖，迈着美国人特有的步子大声喧嚷的美国士兵。谁也不知道，他们眼睛里究竟看到了些什么。他们徜徉于山上，林中，湖边，街头，看来也自得其乐。但是，事情是不能尽如人意的。瑞士这个地方是有钱不愁花不出去的，而美国大兵口袋里所缺的就是钱这玩意儿。有些人意志坚强一些，能够抗拒大玻璃窗子里陈列着的金光闪闪的各种名牌手表的诱惑，能够抗拒大旅馆中肉山酒海的诱惑。但是，据说也有少数人，少数美国大少爷抵抗不住这种诱惑。那么怎么办呢？美国颇为流行的海盗海淫的小说中是有锦囊妙计的。到了此时，只好乞灵于这些妙计了。我曾几次听瑞士朋友说，在夜里，有时候甚至在白天，大表店里的大玻璃窗子就被砸破，有人抓到几只手表，就飞奔逃走。据说，还有更厉害的。有的美国大兵，也是由于抵挡不住美妙绝伦的瑞士名表的诱惑，又没有赤手空拳砸破玻璃窗子的勇气。天无绝人之路，他们卖掉自己的钢笔以及身上所有能够卖掉的东西，用来换一只手表。据说有人连军装都脱下来卖掉。难道这就是他们吹嘘的所谓民主自由吗？这些事情听起来颇为离奇。但是，告诉我这些事情的瑞士朋友并不是说谎者，他们是真诚的。事情究竟怎样，那只有天知道了。

就这样，美国某一些士兵带到瑞士去的这样的“美国生活方式”，颇引起一些人们的嘁嘁喳喳。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也同这世界花园的神奇的青色、绿色和紫色有些矛盾，有些不调和，有些不协调，有些煞风景。难道不是这样吗？

过了没有多久，我就离开了瑞士，到现在一转眼已经十五年了。我头脑里煞风景的感觉，一直没能清除。到了今天，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又在这一座美丽的城市里开幕了。以国务卿腊斯克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千方百计在会内、会外捣乱，企图阻挠会议的进行。他们撒谎，吹牛，装疯，卖傻，极尽出丑之能事，集丢人之大成。我于是恍然大悟：这一批家伙干坏事，既不择时，也不择地。原来我对美国兵所作所为的那些想法，简直是太幼稚了。我现在仿佛是如



来佛在菩提树下成了道，我把那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通通丢掉，什么矛盾，什么不调和，什么不协调，什么煞风景，都见鬼去吧。十五年前我在瑞士遇到的美国兵，今天在日内瓦开会的美国官，他们是一脉相承，衣钵不讹。这些人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老百姓，但又确实都是美国产品。道理是明摆着的。我们应该把二者区分开来，才是全面而又准确的。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愉快了，疑团消逝了。今后我再回忆日内瓦的时候，就只有神奇美妙的山水，莱茫湖中漫游的白鹅，又青又绿又紫的那一团灵气，还有好客的居民。这些美好的回忆将永远伴随着我，永远，永远。

1961年6月4日原作

1992年2月13日重抄